



對話錄

編主社版出念紀美德白

十之書叢劇戲年青新

錄 話 對

(話對的禮瞻母聖佑之教進祝慶)

著 等 慈 青 鄧



行 印 館 書 印 幼 慈

目錄：

先聲： 母佑史	石 因	五
獨幕對話：		
衝！衝！衝！	鄧青慈	十一
進教之佑爲我等祈	余佩麒	十九
每個學生都是聖母帶來的	吉 祥	二七
一共有多少位聖母	鄧青慈	三五
進教之佑爲什麼拿着一條木棒	鄧青慈	四一
進教之佑聖母打倒驕傲之魔	鄧青慈	四七
母佑的由來	奮 翹	五三
爲什麼要燒掉信件	區凱燕	六〇
「進教之佑」 聖母手下的四戰士	鄧青慈	六九
不約而同	鄧青慈	八二
編者的話		九一

先聲 母佑史

時間是一五七一年，

回子們又發了瘋，

無端妄動干戈，

瘋狂環向歐陸圍攻。

瞧！這些兇狠的回子，

到處屠殺、焚掠，

聽！他們的狂妄的口號：

『盡殺所有的公教徒！』

當代的教宗是必約第五，

他自然不會放過那羣「小醜」，

抗戰的號角剎那響徹了全歐，

義勇的聯軍紛紛投袂奮起。

石因



好一支強勁的新軍，
打着繡上了金線的十字旗幟；
情緒悲壯、慷慨而激昂，
在聖母的跟前禱告——宣誓，
聲訴：

『爭取和平——人道和公義！』

血戰終於在萊濱多海峽展開，

時間是同年十月七日；

殺！殺！殺！

殺伐之聲嚇散了萊濱多沿海山尖上的雲；

殺！殺！殺！

赤熱的血染紅了萊濱多的海。

『哈啦啦！我軍全勝了！……』

得勝的鼓聲動地驚天；

『哈啦啦！我軍全勝了！……』

捷報的消息喧馳寰宇。

★ ★ ★

冥頑不靈的回子們，
有的是不可以理喻的野心；
這是一六八三年，
他們又燒起了漫天的戰火。

好兇險的維也納之役，
屍橫遍野，地慘天愁；
公義還是公義，

陰險的回子終於崩潰。
聖母第二次大顯威靈，
保全了公教。

★ ★ ★

不可一世的大帝拿破崙，
教宗必約第七給他迫害得好苦；
蒙塵到法國，流離……嘗盡了一切辛酸，
他始終信賴着聖母。

凡與聖教會爲難的，

終有滅亡的一天；

這好比是：

拿起一枚鷄卵猛碰向磐石。

看！這糊塗的鷄卵——法國大帝拿破崙，
破了！破了！

終於焦頭爛額，

給關在厄爾巴島。

凱旋的高歌繞着輝耀的聖旗，

一八一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教宗必約第七重回到羅馬；

在一八一五年九月十五日，

隆重而莊嚴的敬禮中，
欽定了五月二十四日這一天，
年年普世同禱：
『進教之佑聖母！』

★

★

★

歷史還在不斷的演變，
公義的勝利永遠在保全。
一切的艱難自然可以安心渡過，
只要不忘記：
『進教之佑，爲我等祈！』這禱聲。

衝！衝！衝！

(獨幕對話)

鄧青慈

青年：

(拿劍挽盾) 衝！一點不要放鬆！

衝！不怕死才是英雄！

衝！從此可以建立大功！

衝！我的熱血騰沸！

不怕槍頭不怕死！

一直向前衝！衝！衝！

私慾：

(慫恿) 是的！應該！

凡不合你底意見的，

都要打殺清除；

凡叫你受苦的，

都要一脚踢開。

是的，吃苦就是吃虧，
青年何必要吃苦？

自由快樂；
才是青年的應該。

良心：

(警誡) 是的，青年，

我很讚成你這樣的興奮！

衝！殺！打！

都是你的本份！

不過，獲得勝利，是你的幸運。

請你聽我一個教訓。

青年：

很好，很好！

洗耳恭聽！

良心：

你要衝，要打，

爲的是什麼？

私慾：

爲自由而動武，

爲快樂而稱戈；

若不敢爲此而作戰，
就是一位傻大哥。

青年：

是的，爲了自由和快樂！

我願意犧牲一切，

我要拼命肉搏。

有福不會享，

這是「蠢才」的感覺。

良心：

是的，真正的自由，

實在的快樂，

才是青年所應學。

偽自由，假快樂，

會弄到青年心靈向惡，

肉身衰弱，

意志墮落。

青年，你記着。

青年：

什麼是真的？

什麼是假的？
有什麼記號，
可以叫我容易分析？

私慾：

凡你所喜好的，
都是真的；
凡你所憎惡的，
都是假的。

良心：

不，不，「良藥苦口利於病，
忠言逆耳利於行。」
凡是有益於靈魂的，
才是真的；
否則，就全是假的！

青年：

這是什麼意思？

良心：

耶穌說：
「富有天下，
喪靈何益！」

青年：

呀！果然。

願再請教一句：

真正的自由，

實在的快樂；

怎樣能夠保存，

永遠不衰落？

良心：

真正的自由，

實在的快樂，

只有純潔的心靈，

才可接受寄托；

只有純潔的心靈，

才配享受真正的自由，

實在的快樂。

青年：

那麼我戰爭的最終目的，

不是在求自由快樂的利益，

而是除却「純潔心靈的仇敵」？

良心：

你說的對！

純潔的心靈，
就是青年的力。
有了純潔的心，
青年的行爲，
在主的跟前，
才有真的價值。

私慾：

（大怒）可惡！可惡！

你叫我私慾偏情，
立不得功，
效不得忠，
好，你良心小子，
謹記着：

不久，我必定要再來，
再來跟你決個雌雄。（怒極而去）

青年：

我的心著實恐慌，

我的意志也徬徨，
我那裡有充實的力量，
去抵抗「私慾」「偏情」再來的瘋狂。
良心：
不要怕！

瞧！「進教之佑」的聖母瑪利亞！
只要你肯向她祈求，
她準會替你攻打。
她的聖名，
叫天神聖人歡喜，
叫邪魔惡人驚怕。

青年：
呵！是呀！
衝！衝！衝！
為保護我心靈的純潔，
向前衝！
為打殺「私慾」「偏情」，
一直向前衝！
依賴着「聖母進教之佑」的蔭庇，

良心：

向前衝。

是的！

衝！衝！衝！

向前衝！

托賴着「進教之佑」的蔭庇，

向前衝！

——
完
——

進教之佑為我等祈

(獨幕對話)

余佩麒

人物： 伯多祿，安多尼，若望。

伯： 你也會「做夢」嗎？

安： 你做了什麼夢呢？是平凡的或是奇怪的呢？

若： 我不知道你們做了什麼夢；但我可以告訴給你們知道，我這夢是非常的

奇怪，可以說是我學生所做的夢中最奇怪而有趣的哩！

安： 在夢中的你，究竟是什麼人物呢？是主角還是旁觀呢？

若： 我是夢裡許多人物中的一個。

伯： 那麼，我們也在其中嗎？

若： 是的，你們也是其中的一個！

伯： 我們是快樂抑或是憂悶呢？

若：啊！你們都是歡天喜地的！

安：那麼，我問你，我們在那兒呢？是在花園裡還是在飯堂內的？

若：不是，不是，是在快樂悠悠的天堂上呀！

安：在大堂上？那麼，你所做的夢，真像鮑斯高神父所做過的一樣了！

若：鮑斯高神父？我做這夢，鮑斯高神父也在其中呢！

伯：什麼，你也看見鮑斯高神父嗎？

安：我們是否站在鮑斯高神父的身邊呢？

若：是的，而且也接近着聖母哩！

安：啊！這夢當真是好極了，喂！若望，除了我們之外，還有其他同學嗎？

若：有，全世界慈幼會的學生都在場，而且大約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也在其中哩！

安：哦！我恐怕你要發神經病哩！好，當訓育主任帶病人去見醫生時，我們請他同你一齊去吧！

若：好，你們既然不相信，我就和別人說好了！

伯：不，不，請你完全告訴我們知道吧！不要走了！

安：對不起，對不起！我也不敢恥笑你了！

若：好！你們聽吧！昨天晚上我去睡覺時，鮑斯高神父所發的夢還清晰的留

伯：在我的腦海中；就是他所見的那一班獻禮物給聖母的學生的情景！
你有没有看見了天神呢？

若：僥倖沒有看見他！

安：爲什麼你說「僥倖」？難道有天神伴着不好嗎？

若：這回真的，沒有更好過有了！

安：爲什麼？

若：爲什麼？等一會兒之後，我才和你說個究竟吧！

伯：那麼，沒有天神，又有誰來接禮物呢？

若：有我們的慈父鮑斯高神父，是他把我們的禮物獻給聖母的！

安：鮑斯高神父準會把那個不獻禮物的同學重重責罰的！

伯：或許要把你的牛耳扯翻了哩！

安：真的，他該把你的牛耳扯翻了，當管理員不在時，你總是嘻嘻哈哈的笑個不休！

伯：哦，你真不愧爲一個優異生了，或許比多明我還要超過幾百倍哩？！請看某某爲什麼會像跛脚雞「的的得得」的單脚賽哩？不是你幹的好把戲把他踢跛的嗎？！

安：是的，我有時也會踢跛同學的脚；可是比較你做個「玻璃聖人」，一紙

扎公仔一要好的多呢！

若：夠了，夠了，連在聖母的大瞻禮的良辰吉日上也要爭鬧，真是不要臉的傢伙，還算做君子嗎？

安：你有理，繼續把你的美夢講下去吧！

伯：你只見澳門的學生抑或有其他慈幼會的學生呢？

若：不獨有澳門的學生；就是魯天下慈幼會的學生都在那兒哩！

伯：那麼，這樣多的禮物，鮑斯高神父一定應接不暇了！

安：是不是每個同學都有禮物獻給聖母呢？

伯：聖母月內的神花，所有的同學都做妥當嗎？

若：很多同學都做得很好，鮑斯高神父也歡喜得流下很多感動的熱淚哩！

安：首先獻禮物的是那間學校呢？

若：是我們中國的同學，我們的數目真是驚人的！

安：缺些什麼禮物呢？

若：有些缺了很好的禮物，聖母很喜歡他們；但有些……

伯：有些缺了什麼禮物呢？

若：我記得我們中國同學中的一個，在神花中有一個肚子胖胖的菩薩哩！

安：鮑斯高神父怎樣呢？

伯：到底有沒有把它獻給聖母呢？

若：鮑斯高神父立印拿住它的頸額，使勁的一拋，拋到了月亮哥哥那兒去了

，僥倖那兒沒有人住，若不然的話……

伯：若不然，就會撞碎他們的腦袋了！

安：聖母看見了這事情沒有？

若：沒有，因為鮑斯高神父的舉動，好像他幼時和賽技的人賽技一樣的靈活

安：怎樣呢？

若：他把身體遮住聖母的視線，把菩薩偷偷地拋掉。

伯：呀！呀！倘若是有天神在場就真的倒臺了！我現在方纔明白！

安：喂，當我們奉獻禮物時，鮑斯高神父和聖母喜歡嗎？

若：聖母很喜歡，她把手放在每個人的頭上，撫摸着；小耶穌在聖母身伴，

用祂的小手，拍拍那些胖子的臉兒！

伯：你這夢，真的有趣極了，如今我纔曉得你並不是個傻瓜，因為傻瓜是不

會做這樣美麗的夢。

安：喂，我們澳門學生是一班一班，或是每個善會去獻禮物的呢？

若：不錯，是每個善會輪流而去的！最先奉獻禮物的，就是我們聖類斯會了

伯：聖母最喜歡的，是那個善會的神花呢？

若：你所問的，真是難以答覆的，真不知怎樣回答你好！

伯：爲什麼呢？

若：因爲我無論怎樣答覆，都有開罪他人的可能！

伯：說吧！怕什麼呢？我們要設法袒護你的！

安：我們有「三寸不爛之舌」來替你辯護，又有「銅皮鐵骨」來抵擋！

若：老實說，聖母是特別喜歡聖若瑟會的會友的；這是當然的，因爲他們的

主保是聖母的淨配哩！

伯：豈有此理！難道聖母就不喜歡我們聖類斯會嗎？

若：不用焦急！無論那一位聖人都喜歡我們的；尤其是小耶穌更喜歡我們，

他竟離開了聖母跟前，到我們當中來，而且後來……

安：後來怎樣呢？

若：後來，後來……後來他對聖母說：他也要到訓導主任去報名，加入聖類斯會哩！

伯：這真好極了！

安：我們聖類斯會真的榮幸極了！

伯：我們聖類斯會的會友，小耶穌萬歲！

安：萬歲！萬歲！

伯：喂！我們獻給聖母的神花美麗嗎？

若：真是非常的美麗，就是鮑斯高神父也喜出望外哩！他的眼睛，不停的閃着快樂、慈愛的光芒！

安：有人敢把醜陋的禮物獻給聖母嗎？

若：僥倖沒有；不過，有一件奇怪的事發生……

伯：講啦，講啦！是什麼奇怪的事呢？

若：鮑斯高神父從一個同學的花中，發現一件光閃閃的東西，就很憐憫的定睛看着他，其後鮑斯高神父就同他到了一處閑靜的地方去了……

伯：他們到什麼地方去呢？

若：等一會兒吧！事實是這樣的：「當聖母一知道鮑斯高神父不在時，就急忙向盧華神父詢問；其初盧華神父不知所措，後來鼓起勇氣答道：「聖母呀！有一個學生想辯告解，因此鮑斯高神父便去聽他的告解了！」

安：鮑斯高神父有沒有回來？

若：不久之後，他便和那位同學一齊回來了；而且那位同學滿面春風的，大不如前了！

伯：一定啦！他把所有的垃圾都倒的一乾二淨了！

安：聖母見鮑斯高神父回來時，說些什麼呢？

若：聖母一見了他，就給他說：「僥倖你已在天堂，若不然，你又要再次失掉健康了！」

伯：巴不得你多做些這樣的美夢！我們是很樂意聽的！

若：鮑斯高神父缺了我們的神花以後，便和我們一起唱了一首讚頌聖母的歌，最後便帶我們去參觀天堂；可惜這時管理員已經拍着手高聲地念「請衆頌主」，我的奇夢便被打斷了。

伯：管理員這麼快拍手叫我們起床，把你的美夢也趕走了，真是可惜！真是可惜！

安：那麼，我們就去請院長修改時間表，遲些起身，此後我們便可以每天多睡幾小時，你的美夢也就能夠繼續做下去了。

——完——

每個學生都是聖母帶來的

(獨幕對話)

吉
祥

- 甲：(很忿怒的樣子與乙同上) 我不相信！不，我不相信！
- 乙：什麼？
- 甲：那裡有這樣的道理？！
- 乙：什麼道理？
- 甲：這是欺騙我的！
- 乙：喂，朋友！喂，朋……。
- 甲：(怒) 你這騙子！什麼朋友！
- 乙：喂，朋友！我一點不懂你說什麼！
- 甲：騙子！我已經說過了：我絕對不相信！
- 乙：你不相信什麼？
- 甲：騙子，哄騙小孩子的騙子！

乙：你說我……？

甲：（怒）是的：騙子！（大怒）

乙：（亦大怒）那麼，你是瘋子！瘋子！瘋子！（憤憤而去）

甲：（發覺乙怒而去了，有些後悔之意，目送他遠去之後，自語道……）唉！

唉！不好了！不好了！我開罪他了。不過……這不是我的罪。是他——騙子的罪！……我……現在是十多歲的孩子了，我會想，我會做，也會讀書，我已經開了明悟，誰也不能欺騙我了！倘若我喜歡的話，他人可以會受我欺騙，但是我絕對不會受騙的。（凝立）

乙：（偕丙悄悄走進來，沒有給甲發覺）你瞧瞧，這個瘋子！

丙：你不要這樣得罪他人！

乙：不是我得罪他，却是他得罪我！豈有此理！

丙：爲什麼？

乙：他一開口，就說我騙子，騙子！一連串的把我痛罵了一頓。

丙：真的嗎？

甲：（向丙）不，不是真的！我沒有說他是騙子！

乙：還要撒謊嗎？

丙：（向甲）究竟，你有没有說過？

甲：不！我只是說「騙子」！沒有說「他是騙子」！

乙：你到底爲什麼要說騙子，騙子呢？

丙：誰騙了你？

甲：△△（指學校中的一位修士或教員的名字）先生！或者更好說鮑斯高神父

乙：△△先生騙你！

丙：鮑斯高神父騙你！

甲：是的！

乙：哈哈！笑話！

丙：你爲什麼這樣說呢？

甲：因爲他是騙子！

乙：請你把「他騙你的方法」說出來吧！

丙：這真是叫我莫明其妙！

甲：你們知道知道嗎？

乙：什麼？

丙：說吧！

甲：△△先生說，我到這裡慈幼會學校讀書，是「聖母進教之佑」叫我來

乙：的。是是！

丙：他說的很對！

甲：什麼？混蛋？！他還說……

乙：什麼？

甲：他還說這不是自己的說話。却是鮑斯高神父說的。

乙：對！對！這話說得很對！

甲：混蛋！你們也是騙子！

乙：你不要胡說八道！

丙：我從來沒有騙過一個人！

甲：你們欺騙我，△△先生欺騙我，鮑斯高神父也是欺騙我。

乙：你爲什麼這樣說呢？

甲：因爲我到這裡讀書，是我的婆婆吩咐我的媽媽，叫我的姐姐陪我到這裡來的。那裡是「聖母進教之佑」叫我來的！

丙：你說的都對。

甲：一定對啦！難道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事情嗎？

丙：但是我們說的也對！

甲：不對，一點也不對！

乙：很對！

丙：我試問問你：是誰叫你婆婆，吩咐你媽媽，叫你姐姐陪你到這兒來的？

甲：是我婆婆自己出的主意。

乙：你的婆婆是拜佛的，你的媽媽拜佛更誠心。哪……

丙：他們不歡喜「天主教」，爲什麼却叫你跑到這兒念書？而且還要把你關進來寄宿呢？

甲：這個我可是不知道。

乙：我們却知道。

丙：是「聖母進教之佑」把這樣好的主意放到你婆婆腦子裡的！

甲：這是你說的……

丙：不，這全是鮑斯高神父說的。

甲：鮑斯高神父說的有什麼效力呢？

乙：鮑斯高神父的說話是最有效力的，是最真實的。

丙：鮑斯高神父有一次說過：『某人要在某年某月某日逝世。』果然。那個某人到了那一天忽然得病死了。他所預言的事很多都已經應驗了；還有很多正在應驗着，和繼續逐一應驗那。

乙：你看他對我們中國，尤其是對北平所預言的，現在都是逐步在應驗着了

甲：這個我已經知道了。

丙：鮑斯高神父的說話，句句都是好像信德的道理一般的真實。

乙：所以鮑斯高神父說：『每一個慈幼會學校的學生都是一聖母進教之佑』帶進來的。」也是真的，不必思疑的。

甲：鮑斯高神父怎麼樣知道的呢？

乙：這是「聖母進教之佑」自己告訴他的。

甲：「聖母進教之佑」爲什麼把這樣的事情告訴給鮑斯高神父呢？

乙：呀！原因很多，現在我只能夠把最重要的一些告訴你。你看鮑斯高神父和長上都知道我們是「聖母進教之佑」帶來的，所以就自必然特別用心教導照顧我們；要不然，他們生怕要受聖母進教之佑重重的責罰……

甲：有呀，現在我明白了……

丙：什麼呢？

甲：現在我明白了，所有的神父、修士常常用溫和良善的態度教導照顧我，就是因爲他們知道我是「聖母進教之佑」帶來的，即是屬於聖母的。他們愛「聖母進教之佑」，所以也愛我。噢，我糊塗了！他們一片的慈心愛護我，我倒說他們是騙子……

丙：不怕！以前你還不知道，所以人家是不會見怪你的。

乙：現在你知道了，不會再罵人家是騙子了。

甲：絕對不會再罵了；此後，我要稱他們是恩人。

丙：聖母叫我們知道：凡是入慈幼會學校念書的學生都是她帶來的，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

甲：還有什麼重要的原因？

丙：因為她要我們做她的帮手呢！

甲：要我做「聖母進教之佑」的帮手？幫助她做些什麼呢？

乙：幫助她救靈魂。

丙：是的！救我們的靈魂。因為聖母叫我們到慈幼會學校來，不是單單叫我們念書的。

乙：一定啦，如果單單是念書，學校多着呢！

丙：最大的目的是要我們學得救靈魂的大道理。

乙：是的，人是由靈魂肉身合成的。靈魂是不死不滅的；肉身是有死有壞的靈魂是最寶貴的，是耶穌聖血所救贖的，有無限的價值。聖母所疼愛我們的，就是這個靈魂；所以叫我們到這兒來學救靈魂的大道理。

甲：呀！是的！我要好好的報答「聖母進教之佑」的大恩，我不但自己要努力學習救靈魂的大道理，而且還要到慈幼印書館或真理學會那裡，買很多關於宣傳聖教道理的印刷品……

乙：要來做什麼？

甲：要來贈送給我的親戚朋友，叫他們也跟我學習救靈魂的大道理。好，我立刻就去買！……

乙：我也跟你一同去，替你講價！請經理打九折賣給你……

丙：不，凡是本校的學生買書，都要打八折，等我去講價！（三人一邊說，一邊遠去了。）

完

一共有多少位聖母

(獨幕對話)

鄧青慈

甲：喂，明天就是「聖母進教之佑」瞻禮了。

乙：我們正在籌備今晚的大慶祝會呢！

丙：我們要盡心盡力過這個瞻禮，去博得「聖母進教之佑」的保佑。

甲：關於「聖母進教之佑」的道理，我要向你們請教請教！

丙：很好，很好，這正是我今天自己立定主意要做的神花：「給一些不大熟識道理的同学，解釋一兩端關於「聖母進教之佑」的道理。」

乙：我雖然沒有定下要做這個神工，可是我也很喜歡給你說一點關於恭敬聖母的道理。

甲：我因為是新來的教外同學，對於天主教的道理不大明瞭，所以很盼望你們指教指教。

乙：我雖然還沒有領洗進教，可是對於道理方面已經認識不少了。

丙：好，你有什麼困難的問題，不妨提出來大家討論討論。

乙：我們自然會給你一些滿意的答覆。

甲：我所要問的就是『聖母爲什麼有很多名字呢？』

乙：是的，最少有十多個。

甲：是的，十多個：瑪利亞是第一個，還有無原罪聖母，贖擄聖母，玫瑰聖母，善導聖母，七苦聖母，露德聖母，花地瑪聖母，中華聖母，佘山聖母，明日所過的進教之佑聖母，還有我鄉下的觀音聖母……

丙：「觀音聖母」不是我們天主教所恭敬的聖母，而是外教人所捏造的假菩薩；所以你不必把她打在教內。

乙：我以爲有多少聖母的名字，就是有多少位聖母。

甲：這是什麼意思？

乙：這是很容易明白的：比方外教人所講的菩薩一樣，什麼「灶君菩薩」，「財神菩薩」，「觀音菩薩」，「土地菩薩」，「門口菩薩」，「佛老菩薩」，「城隍菩薩」等等，數不清的菩薩一樣，你們說對不對呢？

丙：豈有此理，你把聖母比作菩薩，真是不怕得罪聖母呀！

甲：似乎你所知道的道理比我更少！

乙：不，我是本校未奉教的同學中最識道理的呀！

丙：你知道聖母就是天主的母親麼？

乙：一定知道！

甲：天主有幾個？

乙：只有一個。

丙：一個天主可有幾個母親呢？

甲：只可以有一個，是不是？

乙：是的……那麼聖母有這樣多的名字，必定是有別的緣故了。

甲：什麼緣故？

乙：聖母取了這麼多的名字，必定因為聖母是滑稽的，或者更好說是壞蛋的吧。

甲：為什麼！

乙：因為我們中國人有一句俗話說：「壞鬼先生多別字」；聖母既然有這麼多的別字，所以一定是很滑稽、很壞鬼的。

丙：豈有此理，你不要這樣胡說，免致得罪聖母瑪利亞！

甲：呀！這就是你所知道的道理嗎？

丙：你以為聖母所有的名字都是她自己取來的嗎？

乙：我以為是的！

甲：我也以為是的！

丙：不，不是她自己取來的，你們倆對於天主教的道理都是「門外漢」，讓我給你們解釋解釋好嗎？

甲：很好，請說吧！

乙：我所知道的，既然全是錯的，那麼，就請你指正吧！

丙：聖母只是一個，她的名字只有一個，就是瑪利亞。至於其他的名稱不是聖母的名，也不是她的別字，而且也不是她自己取來的，全是我們的聖教會加給聖母的名銜。每一個名銜光榮聖母的一樣德行或一種功能；例如「無原罪聖母」是聖教會用來特別恭敬聖母的潔德。「贖撈聖母」是特別用來顯揚聖母的仁慈。

甲：明天的「進教之佑」瞻禮，是光榮聖母什麼呢？

丙：明天所過的「進教之佑」瞻禮，是讚揚聖母特別保護教友的功能。

乙：噢！原來如此！謝謝你！將來我對於這一端道理不會再給別人說錯了。

甲：請你把明天「進教之佑」瞻禮的道理給我們一點更詳細的說明吧！

丙：這我可不敢當了，而且也不必……

乙：你為什麼說不必？

甲：我很想知道……

丙：我說不必，因為明天大瞻禮日上必定有一位神父把這一端道理，很詳細地給我們宣講；神父所講的必定比我所講的明瞭動聽，所以現在不必我講。倘若你們喜歡……

甲：什麼？

丙：倘若你們喜歡，我想勸你們辦一件事。

乙：是不是勸我們今晚要節食少飲，以便有充份的胃口去對付明天大瞻禮的午膳呢？

丙：不，這是不必我勸你們的了，你們對於這一件事，已經有充份的經驗了。我想勸你們及早學習道理，以便領洗進教，這樣你們也可以得到「聖母進教之佑」的保佑。

乙：是的，這正是我在明天「聖母進教之佑」大瞻禮要立的堅決的主意。

甲：我不但自己要立主意及早領洗，而且我還要買很多慈幼印書館或真理學會所出版的聖教道理的宣傳品，給我的父母、親戚、朋友，叫他們也要及早學習道理，領洗進教，以便救自己的靈魂。

丙：很好，你們的志願是最悅樂「聖母進教之佑」的聖心的。

甲：不過……

乙：什麼？

甲：不過我恐怕我的父母、親戚、朋友不歡喜聽我的說話。

乙：我也有同樣的困難，所以沒有立定了你所定的第二個主意……

丙：不要害怕，大能而仁慈的「聖母進教之佑」要降福你們的善志，她自然會感化你們親友的心，叫他們聽你們的說話，棄邪歸正。

甲：我正是這樣希望着……

丙：「人助天助」，好，現在時光不早了，我們就一齊到聖堂去求「聖母進教之佑」的協助吧！（去）

——
完
——

進教之佑為什麼拿着一條木棒

(獨幕對話)

鄧青慈

(開幕時，大家把聖母進教之佑的聖像座位預備好了之後，作最後一次的端相。)

甲：今年的「聖母進教之佑」聖像裝飾得特別輝煌漂亮！

乙：這是誰的功勞呢！？ (得意揚揚)

丙：不要說功勞，更好說是我們敬愛聖母的表現！

甲：是的，我們悉心裝飾的目的，無非是為光榮「聖母進教之佑」及宣揚她的敬禮！

乙：好，現在工作完了，還未到開會的時間，我們去踢踢球吧！

丙：很好！

甲：不過…… (注視聖母進教之佑聖像)

乙：不過什麼？

甲：不過……

丙：不過什麼？

甲：不過我有一個疑難，想向你們請教。

乙：什麼呢？

丙：我們雖然不是老師；不過小先生我們是敢擔當的。

甲：你們看看，「聖母進教之佑」爲什麼一隻手抱着小耶穌，一隻手拿着棒子？

乙：這個很容易！

丙：凡是在慈幼會學校念過書的，都應該知道解釋。

甲：但是從來沒有人給我解釋過，所以直到現在我還不知道，請你們指教，指教吧！

乙：聖母拿着棒子，是要來打人的！

甲：什麼？要來打人的嗎？

丙：是的，要來打人！

甲：有呀！那麼，我要小心提防提防！免致打破了我的腦袋，不過……

乙：不過什麼？

甲：不過聖母爲什麼要打人呢？

乙：其實這條棒子，不但是用來打人，同時也是用來保護人的。

丙：同時也用來打魔鬼的！

甲：又打又保護，我實在不明白；其實要打什麼人，保護什麼人呢？

乙：聖母要來打那些謀害釘殺耶穌的人。

甲：呵！這樣我可以不必担心了；不是用來打我的。

丙：爲什麼呢？

甲：因爲謀害釘殺耶穌的人是猶太人，不是我呢！

乙：也可以是我或者是你，或者是他！

甲：不，絕對不，耶穌已經是死而又復生了，沒有誰能夠再謀害釘殺他了。

丙：不，不是這樣說法，但凡一個人犯罪，不遵守天主的誠命，都是想謀害釘殺耶穌的人。

釘殺耶穌的人。

甲：可呀！這樣我就寧死不犯罪了。

乙：這就是多明我·沙維賀和很多好學生所立的志向。

丙：鮑斯高神父和繼續他事業的神父、修士們，教我們躲避罪惡如躲避毒藥

一樣，就是因爲他們深知道這個道理呢！

甲：（向聖母像懇切禱告）聖母，進教之佑，妳的權能大，求妳幫助我常常

保守著「寧死不犯罪」的志向吧！

乙：盼望「聖母進教之佑」的棒子永遠不必用來打我們。

丙：我們每次受着誘惑，想要犯罪的時候，記着「聖母進教之佑」這條棒子，就不會失足犯罪了。

甲：不犯罪，就愛耶穌，恭敬耶穌……。

乙：那麼，「聖母進教之佑」就要用她的棒子來保護我們了。

丙：倘若有三仇來攻打我們，我們不夠力量抵抗，就應該立刻投奔到「聖母進教之佑」身邊……。

甲：如同小雞看見了老鷹，就奔到母鷄翅膀下邊一樣……。

乙：「聖母進教之佑」就要用那條具有大能的棒子代替我們攻打……。

丙：在這大能的棒子掩護之下，我們必定是百戰百勝的。

甲：巴不得「聖母進教之佑」用這大能的棒子，把普天下所有想謀害釘殺耶穌的惡人，都打的皮破血流；或者更好打得粉身碎骨，而且把他們埋到地獄裡去。

乙：不，不要這樣說……。

甲：爲什麼不？莫非你讚成他們的行爲？

乙：我不讚成他們的行爲，只因爲這樣未免太忍心了，聖母是不歡喜我們這樣盼望的。

甲：爲什麼呢？

乙：因為聖母是慈母中的慈母，她願意所有的人都得救自己的靈魂，如同耶穌所願意的一樣。

丙：普天下的惡人也有靈魂……

甲：但是他們不願意救靈魂，而且還千方百計的引誘別人走往地獄的迷途去。這是招惹天生義怒，該受一千萬個死的，是不值得可憐的。

乙：不要這樣說。他們是被異端邪說欺騙了，把真的當作假的；把假的當做真的。他們背着常理瞎幹，還滿以為順天行道，他們並不是死硬心腸的蠻子。

丙：好像聖保祿在歸化之前所幹的一樣。

甲：這是該受天誅地滅的惡行。

乙：不，他們是被騙的靈魂，是該受可憐的。

丙：我們可以而且應該盼望「聖母進教之佑」用祂大能的棒子。把障礙他們看見真理的黑幕打破，叫他們分清皂白回頭改過，像聖保祿宗徒一樣是的，這纔是我們應盼望，而且是一「聖母進教之佑」歡喜我們盼望的。

甲：是的，我明白了，你們有道理，盼望聖母用大能的棒子把普天下惡人的黑幕打破，叫他們個個都棄邪歸正，回到耶穌真理的陣地來做保祿宗徒第二、三、四、五、六、七……

乙：是的，這是最上乘的戰策。

丙：是超性愛德的戰策。現在開大會的時候，我要請求大會的主席，另外加一個臨時節目給我，我要把這種戰策向大家介紹介紹。（向甲、乙）喂，你們快把銀幕閉上吧！開會的時候已經到了，大家已經齊集入會場了。（甲、乙把銀幕閉上，丙凝視着聖母進教之佑聖像。）

注意：這個對話，最好列在慶祝會節目首項。

——竟——

進教之佑聖母打倒驕傲之魔

(獨幕對話)

鄧青慈

甲： (自吟) 呀，瑪利亞，

進教之佑，

你的權能遠出天神之右……右……左左……右右……

乙： 呵！大詩翁！你又來吟詩了！我看你，常常目不轉睛，神遊物外，似乎

不久就要羽化登仙了。

甲： 豈有此理！我正是年輕體壯，英氣勃勃，你以為我是這樣短命的嗎？

丙：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是一位新詩的天才作家，但我却是一位古詩的偷竊家，

哪！讓我偷一首給你聽聽吧！

乙： 怎麼樣偷法呢？

丙： 那！「固哉高叟之爲詩，衆人於其所不知，不啻若自其口出，人皆掩鼻而過之。」現在這個高叟就是你了。(指甲)

甲：(怒) 吓，你「含血噴人」的臭皮囊，開口就得罪你老子。

乙：喂，「上山不怕傷人虎，只怕人情兩面刀。」你們怎麼一見面就傷了情誼呢？這種失體統的事，你們當切戒，切戒！(向甲) 喂，閒話少說，言歸正傳，你剛才的詩興正濃，請趕快完成這傑作吧！否則詩興過後，就無從掘取了。

甲：什麼詩興，我一點詩興也沒有。

丙：既然沒有詩興，爲什麼要作詩呢？

乙：這豈不是「無病呻吟」！

甲：什麼「無病呻吟」，只是爲了……

乙：只是爲了什麼呢？

甲：你們還不知道嗎？聖母進教之佑的大瞻禮已經到了。

乙：那麼，課室裡有假放，飯堂裡有菜加，宿舍裡多睡覺；真是說來口水流，只是講吃講睡。蠢豬一樣！

甲：好，在開慶祝大會的時候，我被選爲△△△△代表擔任一個節目，人人說，我天才好，學問高深，會寫會說。詩詞歌賦，出口成章……

乙：既然是滿腹經綸，胸有成竹，自必然是出口成文，筆落驚風雨，又何難之有！

丙：只是爲了做代表，就把自己挖苦得這麼樣嗎？可見你的學問文章真是不兌現呵。

甲：並不是我的學問文章不兌現，只是爲了這一次做代表，尤其是做△△△△代表……

乙：什麼？你不願意做代表嗎？

甲：不，我十分願意，而且非常歡喜做代表，因爲這樣我可以有機會來開放我天才之花，結我的知識的果，所以我不怕辛苦，攪盡腦汁，要寫一首千古不朽，人人愛吟的好詩。於是乎，使現在和將來的人都要讚美我的天才，稱羨我的學問。同時我們△△△△的聲價也可以因之而加多千百千萬倍。

乙：呵！

甲：假使我的詩寫作得不漂亮的話，我就會名譽掃地，被人稱做「綉花枕」外邊好看裡頭空；跟着我們△△△△的名譽也要一落千丈。我知道這一次是事關重大，所以不怕辛苦熬鬚咬手指，努力推敲。

丙：呵！

甲：不過可惜，這一次不知道爲什麼，我愈發努力，思想愈發遲鈍，想了半天，還是空空如也，一無所成……

乙：呀，原來是一隻驢子，不想法子去讚頌恭敬「聖母進教之佑」，反倒想

乘這個機會來慕虛榮，貪假譽，你真是一個不會恭敬聖母的傢伙。

丙：驕傲的人天主不降福，聖母不幫助，怪不得你剛才所作的詩臭得叫人作嘔呢！

乙：鮑斯高神父說：「一個驕傲的讀書人，就是一隻愚蠢的驢子。」

丙：平常一個人越有知識，越知自謙，越是自謙，知識也越增加。

乙：是的，你看看聖奧斯定，聖多瑪斯是古往今來，人類中最聰明，最有知識的兩大巨頭，他們是多麼的自謙自下呀！

丙：愛發驕傲的人，平常大多數是「一知半解」沒有實際學問的，他們越驕傲，人們也越輕視他們。

乙：這正所謂「滿招損，謙受益」的道理。

丙：聖經上說：「天主要舉揚謙遜的，壓低驕傲的。」你還記得嗎？

甲：（當乙、丙說時，羞慚自悔）你們有道理，你們有道理，這是我第一次的驕傲，盼望也是最後的一次。

乙：好極！好極！「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丙：即使是聖賢君子，也是難免無過的。不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慶之。」

甲：但是現在我正要去代表，當說些什麼呢？

乙：你可以謙謙遜遜地去求「聖母進教之佑」，上智之座，幫助和寬恕；然後把自己覺得要說的話說出來。

甲：（作祈禱狀）進教之佑，上智之座，爲我等祈！

丙：是的，！謙遜的人天主降福，聖母幫助！

乙：叫人看重！

甲：是的，我知道要說什麼了，我要向大家說：

聖母進教之佑是勝利之后，

我們要求她幫助攻打，

攻打驕傲的毒龍，

求她幫助培植培植謙遜的花種，

驕傲人自恃其力，賤過一條蟲，

只知犯罪，不會立功，

上惹天主的降罰，下招世人的愚弄，

死後還要下地獄，受苦無窮。

反之：

謙遜的人，自知力薄，常求主寵。

上得天主的福降，下獲世人的看重，

遠避罪惡，修德立功，

將來死後，歸到天堂，

借進教之佑吟咏 Magnificat 于無窮，

乙：好，你就這樣去代表△△△△讚頌聖母吧！

丙：這正是百戰百勝的進教之佑聖母的大勝利，把驕傲的魔鬼打倒了！進教之佑萬歲!!!

——完——

母佑的由來

(獨幕對話)

奮 翹

人物：黃頌民，吳達本，歐德榮，劉竹安，四位年紀相仿的同學。

時間：聖母進教之佑瞻禮前日。

地點：運動場的一角。

(幕開時，黃，吳，歐，劉四人活躍地從台右方出；黃手抱一小型足球。劉却較其他三人靜默些，好像正在想着一件疑或的事情似的。)

黃：喂，明天就是了。

吳：是什麼？

黃：你竟然忘了？！

歐：你的意思是否要說：明天是「聖母進教之佑」大瞻禮？

黃：是的，但還有……

吳：還有足球比賽嗎？

黃：你說的對，但我們可有什麼方法？……

吳：是給與對方一個「迎頭痛擊」的方法嗎？

歐：那末我們現在就來一個臨時的足球會議吧。

黃：（見劉許久不說話，便問）喂！劉竹安，你有何高見？

劉：（如夢初醒）高見？什麼高見？

黃：（不耐煩）足球比賽呀！

劉：（還似不明）足……球……比……賽……！？

吳：剛才你在做什麼夢？

劉：不是做夢，我正在想着……

黃：明天加什麼戲，看什麼戲……

劉：不，我正在想着：為什麼聖母是「進教之佑」

吳：這樣顯淺還要問，因為她是一切教友的保護者呢。

劉：慈幼會為什麼這樣特別恭敬她呢？

歐：因為慈幼會是聖母親自借鮑斯高神父的手創立的，所以……

劉：為什麼常在各種經文之後，加念「進教之佑」，而不說「得

勝之后」，或「永援之母」呢？

歐：因為鮑斯高神父，常用這「進教之佑」的短誦，發了許多奇妙的聖蹟。

劉：那末「進教之佑聖母」的來歷又怎樣？

歐：說起她的歷史來，話就長了。

吳：這可不必討論，明天必定有一位神父把它的來歷，告訴給我們知道的。

黃：現在還是討論一些關於足球的事情吧。

歐：不，明天既然是「聖母進教之佑」大瞻禮，現在，我們還是討論「聖母進教之佑」的歷史比較實際呢。

劉：真的，這樣可以使我们更了解「聖母進教之佑」的來由。

吳：那麼，就可以善過明天的大瞻禮了。

黃：（好像是講成而又耐煩）那末你就說個大概吧。

歐：好！在一五七一年的時候，土耳其人……

黃：那些回教的黨徒。

歐：他們自從建都君士坦丁堡後，便發大兵攻入了歐洲，於是……

吳：他們又想向天主教囉嗦了。

劉：當時天主教徒怎樣呢？

歐：當時教皇必約第五，便招集了許多公教戰士，組成了一支新軍。

黃：想把那些敵人，打個落花流水。

吳：那時全歐的教友們，都遵照教皇的諭令，熱心誦念玫瑰經，守大齋，向

聖母呼求助佑。

歐：終於在十月七日下午四時左右，號角一响，全體的兵士，便高豎着十字的錦旗，呼着「聖母進教之佑」的聖名……

吳：便在萊濱多海上，和敵人決一殊死戰，但是……

黃：不上三四個回合，便將敵人殺個痛快淋漓，落荒而走。

劉：這一定是聖母的奇蹟了！

黃：實在是是的，因為那時的教友軍隊，比敵人少了幾倍。

歐：於是教友軍隊，便大奏凱歌，同聲讚美，感謝聖母。

吳：同時，聖母又默啟遠在羅馬的教宗，知道得勝了。

歐：自此，教宗便在聖母德叙禱文上，加上了「進教之佑」的名號，使人們永遠紀念這個奇蹟的勝利。

劉：呵！聖母真是我們教友的助佑者！還有嗎？

吳：還有。

黃：後來，在一六八三年，一百餘年之後。

歐：回教黨徒因為不甘示弱，便又捲土重來。

劉：他們真個是不怕死了！

吳：是的，但他們又怎麼樣能勝過聖母的權能呢。

歐：他們把維也納城圍得水泄不通……

吳：但是因着聖母的庇佑。

黃：他們依然被教友軍隊痛擊敗走，退回多腦河那邊。

劉：「聖母進教之佑」的瞻禮，就是這樣永久定了把？

歐：是——此外還有，教皇必約第七，脫離拿破崙大帝不公義的壓迫。

吳：因為拿破崙在歐洲稱帝時，他又想藉教宗的名義，左右全歐政教各事，於是……

劉：真是貪心無厭的壞傢伙，做了法國皇帝，又想統治世界！

黃：他便把教皇移駕到撒華亞城內，不許他與外界通訊，並且多方威嚇，哄逼教皇簽定不義的條件。

歐：那時的聖教會，真可說是遭了大難，眼看最後的教宗，將會斷送於法國了，但是……

吳：又因着聖母的救助，那野心勃勃的大帝，終於被聯軍囚在厄爾巴島上；而受辱不屈的教宗，却在一八一四年五月廿四日，禁進羅馬聖京。

歐：於是，教宗為感謝聖母前後所賜與教徒們的各種大恩，便在一八一五年九月十五日，欽定五月廿四日，為「聖母進教之佑」大瞻禮，諭令天下教友特別慶賀恭敬她。

劉：巴不得我能夠常存着敬愛「聖母進教之佑」的熱忱！

黃：你知道那位是傳揚「聖母進教之佑」的大宗徒呢？

劉：是十九世紀的偉人，聖若望·鮑斯高神父。

吳：現在我們既然是鮑斯高神父的學生，那末，我們就該敬愛與傳揚「聖母進教之佑」的敬禮了。

劉：是的。我們所以能夠進慈幼會學校內肄業，也是聖母的大恩……我巴不得能把她的聖名與敬禮，傳揚給我可愛的祖國和同胞們知道。

歐：願主降福你的好意，鮑斯高神父說：「凡敬愛與宣揚「聖母進教之佑」的敬禮者，可認得什麼是奇蹟。」

黃：而且歷代的聖賢們，也是衆口一辭的這樣告訴給我們知道說：「有誰因敬愛聖母而不獲得她的庇佑呢？」

吳：因此，其後聖教會便取了智德經上的一段話，當作她的說話：「誰找到我，就找到性命，將得到主的救援；誰愛我，恭敬我，孝順我，將因我而獲永生。」

劉：那末我們現在就立志，許下從今以後，要努力傳揚「聖母進教之佑」的敬禮，你們讚成嗎？

衆：讚成！

黃：
歐：

這樣，相信我們不久就會看見聖母的奇蹟和光榮了！

好！（這時有鈴聲從內傳來。）鈴聲响了！現在就到聖堂去了，明天既然是「聖母進教之佑」大瞻禮，我們熱心向她祈求吧！求她賞賜世界能早日得到真正的和平，並且降福庇佑我們的祖國和我們各人自己。（四人向台右方出。）

——完——

為什麼要燒掉信件

(獨幕對話)

區凱燕

人物：

多 默
安 東
雅 明
伯 祿

伯： 我們講些什麼好呢？

雅： 我正待你發言。

安： 我呢，洗耳恭聽。

伯： 昨天的算術測驗，成績怎樣？

雅：差不多啦！

安：住嘴吧！你老是個六十分主義的忠實信徒。問問你，第三題的得數是不
是……十隻雞，七隻狗？

伯：我忘記題目是怎樣了。

雅：是雞頭比狗頭多三個，雞腳比狗腳少八隻，問雞狗……對不對！

安：嘻！這淺極啦！不是十隻雞，兩隻狗……

伯：唉！錯光了，我的答數是十二隻狗，五隻雞。怪不得回到自修室覆算時，
纔發覺有幾隻狗是三隻腳的，而雞却又長了六隻腳！

雅：其實對於你多一隻少一隻何足輕重。

安：請你住嘴，好不好？

伯：（向雅）不見得罷！退一步來講，假使副院長在聖母瞻禮的午餐上，加
來一隻有六條腿的肥雞時，恐怕你再不會說句「多一隻少一隻何足輕重」
了。

雅：吵什麼！你這叫做貪婪！

安：這個腦袋，（指伯的頭）除掉吃之外什麼也不會想。

多：（在台上）火來了，火來了，滾開，滾開！

雅：火嗎？走開為妙！

安： 那裡起火！
（雅、安驚狂欲下）

伯： （交着雙手安閉地） 打電話叫消防隊來啦！
（多手捧火爐，內盛炭，

冒微煙，上）

多： （向雅和安） 那兒去！火已經熄滅了。

安： 什麼？沒有起火嗎？

雅： 你這東西，年紀也不輕啦，拿這些東西來開玩笑。

伯： 可惜！假若真的起了火，火勢直入食物倉，那麼一兩隻燒雞腿，是可能嘗得到的。

雅： 又是這麼一套！

伯： 天生一張嘴，不是為吃是為什麼？

多： 不要再糊塗了，請問一句。

雅： 什麼？

安： 說你的。

伯： 又輪到你們吵了。

多： 請你們給我幫一點忙，行嗎？

伯： 別說一點忙，十點忙也行。

安：給你幫什麼？

多：給我找點紙碎、木片、或是乾的樹枝。

伯：唔！這點東西，你們倆去找吧！

雅：紙碎？木片？乾的樹枝？拿來幹什麼？

安：難道果真要燒雞腿不成？

伯：又說回頭了。

雅：你要這些東西來幹什麼？

多：拿來燒信。

安：什麼信？

多：燒我的……你的……不，你們的，總之我們的……我們在聖母月中寫給

聖母的信，統統燒掉。

伯：唔，行異端。

雅：褻聖。

安：犯大罪。

伯：不行，不行，我絞盡了腦汁，纔把那信寫成，你却拿它來化成灰燼！

多：請回答我，何以你晚上睡覺，把外衣脫去，早上却又再穿起來？

安：
又是道理。

伯：總之，這次又到你來糊塗了。

多：不，不……

伯：是，是……

多：噢！豈有此理。好吧！以你的高見，該怎樣去處理那些信件呢？

伯：把它們寄掉……

多：寄去天堂嗎！

伯：（不加思索）是。

安：（向伯）哈！我看用無線電寄去更妥捷！

伯：是呀！馬可尼……

雅：噫！你可了解你現在說的是什麼嗎？

伯：馬可尼不是發明了無線電嗎？雖然很遠很遠，連一根電線也用不着，便可以把東西寄去。

多：你真蠢得豬狗不如。天堂是沒有地址，沒有無線電的呀！

伯：啊！（抓住腦袋）真的，這點我沒有想到。

多：你們知道嗎？當大雷雨的時候走路，最好怎樣？

雜： 怎樣？

多： 讓雨繼續下啦！

伯： 啊！

雜： 不見得這是一樁新的發明罷！

安： 我早猜中你要這麼說的了。

多： 「大砲！」

伯： （分心的，轉過頭來） 好呀，大砲嗎？

多： 真是大砲。

伯： 那便更好了，把信件一塊兒塞進砲膛去，向天轟的一聲，不消半分鐘，

天堂便……

雜： 唉！你真是傻瓜！

安： 誰曉得鑽進他腦袋去的，是隻怎樣的魔鬼！

伯： 我？豈有此理，你說我是魔鬼？

多： 不，你不是魔鬼，是說你的腦袋裡鑽進了一隻魔鬼，算了吧，別生氣。

伯： 這不半我事，我生來就是這樣的。

多： 好，轉回來說吧，請你們給我找點紙碎、木片……

伯：但，這樣的焚燒信件，很不合我的胃口。

安：那就怎麼辦？

伯：我以為最好還是把信件乾脆的放進聖母的衣袋裡。

雅：你又來了。

安：比剛纔更胡鬧。

伯：你們覺着奇怪嗎？爲什麼？這法子是最平凡而易做的。

多：唉！你倒忘掉我們的聖母像，是用石膏製成的嗎，誰去給她開個口袋！

伯：啊！我却又沒有想到。

雅：像這麼一個東瓜，（指伯的頭）能想出什麼好東西來！

多：且靜下來，我說焚燒信件，是極有意義的。

雅：什麼意義？

伯：真的嗎？

多：先要了解，我們所寫給聖母的信，只是一種儀式，其實祇要我們的內心想着向聖母求些什麼，她立即知道了，用不着我們書寫。但聖教會在過去和現在都一直喜歡用煙（乳香）向上高昇的煙來表示我們高舉向天的祈禱。

安雅：你說得有理。

多：記得當日天主的百姓，在曠野裡怎樣……

伯：讓雨繼續下來！

雅：你又來了。

安：不要再吵！

多：天主的百姓在曠野裡，把石塊砌成一個高壇，在上面放着牲口，燃起柴火，白煙便圍團上升，象徵百姓的祈禱，同我們今日在聖堂內所用的乳香，有同一的意義。

伯：你研究過神學的吧！這篇長長的理論，叫我做夢也想不出來。既是這樣，不但紙碎、木片、枯枝，即使油、電油、火水、火藥、炸彈、原子……我看學校快要起火了！

安：世界的末日也要……

安：夠了，夠了，祇希望我們的祈求如同上昇的蒸氣，昇到天空，再從那裡轉回來，化爲甘露，降到我們的心裡。

雅：很好！

安：雖然我們有點頑皮，但聖母是同樣喜歡接受的。

雅：當然啦；尤其是這個。（指伯）
伯：任你說我是東瓜也好馬鈴薯也好，但談到敬禮聖母我總不甘居人後的。
多：應該是這樣，因為她是……
雅安多：她是我們的媽媽！
伯：

——完——

「進教之佑」——聖母手下的四戰士

獨幕對話

青 慈

人物：

- 一、青年——武裝，右手拿劍，左手執盾，徬徨失望，好像一個逃亡的兵士。
- 二、潔德——全身穿着雪白的美服，頭戴美冠，腰束藍帶，舉止文雅，聲調清晰，手中拿着一束百合花。
- 三、愛德——全身穿着粉紅色的服裝，頭戴金冠，舉止輕快，聲調溫和，手中拿着一束玫瑰花。
- 四、謙遜——全身穿着紫色的服裝，頭戴黑帽，舉止莊嚴，聲調低緩，手中拿着一束紫羅蘭花。
- 五、聽命——全身穿着黃色的服裝，頭束一巾，上面寫着「準備」二字，舉止輕快，聲調爽亮，手中拿着一枝向日葵。
- 六、報童

【註：各花可用紙做的】

青年：
（很失意的樣子不予而入）

抬頭一望：

何處不是——

傷心慘目的景像！

何處不是——

失足犯罪的去向！

聳耳一聽：

全是——

醜惡的事情

擾亂着善人的神經。

（少停）

唉！

在這惡貫滿盈的地方，

軟弱的青年，

意志雖然是堅強，

到底要走往那邊？

扎掙扎掙，

糊亂地碰，
碰得焦頭爛額，
一身毛汗遍體創傷。

進退兩難，
同是遺殃！

前路茫茫，
黑暗無光。

（四德從一邊入，高聲唱着—首聖母歌。或朗誦童貞聖母頌——冰清
潔。）

冰清潔，高歌聖母童貞節。

童貞節，慶高彩烈。

爾誠英傑，位尊天使前行列。

千秋萬古功高絕。

功高絕，天庭之福，永恆無歇。

你們真快樂，絕無煩惱。

（一齊點首示意）

潔德
愛德
謙遜
聽命

青年：
潔德
愛德
謙遜
聽命

青年：
潔德
愛德
謙遜
聽命

愛德：
是的，我們不知道煩惱
只知道微笑。
你這活潑的青年，
好像可愛的春天，
比天空的飛燕還輕快，
本來應該是——

謙遜：
遠勝過世外的神仙。
可愛的青年，
怎麼樣？

聽命：
看你愁眉不展，
似乎你心裡像油煎。
倒霉的惱悶，
青年不該存想，
把希望放在前頭，
前頭有的是光亮。

青年：
你們說得好：
春燕一樣的青年，

是應該歡天喜地的；
我着實不應該哭喪着臉，
把惱悶放在目前。

但是可惜！

事實上並不許我這樣。

潔德：
叫你不能快樂的惡魔，
是什麼？

青年：
你們看看：

耳聞目見的，
隨處都是害靈魂的敵仇，
我一想念着我的前途，
心中非常擔憂。

愛德：
這個嗎？

不怕！不怕！
沒有勞苦的努力，
收不到莊稼；
沒有艱辛的操作，

謙遜：

換不到功勳的代價。

吃得苦中苦；

方爲人上人。」

你要快樂地力求上進，

不怕勞苦艱辛。

聽命：

沒有戰爭，

那裡有勝利？

沒有黑暗顯不出正義。

潔德：

「家貧出孝子，

國亂顯忠臣。」

青年，努力！

抖擻抖擻精神！

志願我是有的

但是總好像，

六神無主；

力量薄弱得可憐，

始終不敢嘗試。

潔德：

什麼？

你說沒有主意？

愛德：

你不認識我們的神力？

現在大可以及鋒而試，

謙遜：

誰跟着我們走的，

就可以在道德的山頭，

登峯造極。

聽命：

青年請你記着，

你要奮勇警惕，

努力向善；

披荆斬棘！

青年：

呀！你們是誰？

好叫我相信？

好叫我追隨？

潔德

我們是隨從，

聽命

願向你效忠。

青年：

你們是誰的隨從？

願向我效什麼忠？

潔德：

我們是「百戰百勝」之后的隨從，

願意協助你

攻打三仇，

建業立功。

青年：

我胆敢請問：

你們的尊姓大名？

潔德：

我的名字叫做潔德，

愛德：

我的名字叫做愛德，

謙遜：

我的名字叫做謙遜，

聽命：

我的名字叫做聽命，

潔德：

這百合花是我的象徵，

愛德：

這玫瑰花是我的特名，

謙遜：

這紫羅蘭是我的寄意

聽命：

這向日葵是我的自稱？

青年：

（作歡喜狀）

呵！你們的名字

我早已經聽熟了

，你們也給我追蹤過了；

呵！原來你們就是

「進教之佑」聖母的四個勇兵。

潔德：

不錯，不錯！

「進教之佑」

百戰百勝后，

她就是

我們天軍的元首

愛德：

我們的元首有

廣大的「神通」，

破滅魔惡窮兇，

謙遜：

我們的元首，

武器件件精；

最利害的，

就是「玫瑰經」

潔德：

我們的元首，

存有主的神糧，

就是「聖體」。

誰吃了它，

靈魂的力量加強，

儘可以克勝三仇的攻打，

凱旋到天鄉。

青年：

呀！是的，

我有希望了，

你們做我的輔掖；

「進教之佑」，

做我的蔭庇。

潔德

受德

聽命

謙遜

：是的！青年，

看準目標，

努力向前。

（忽然從外邊跑進一個報童來，手裡拿著一疊傳單，邊走邊說：）

報童：號外！號外！

青年：這是什麼特別的號外？

報童：這是一首讚美「聖母進教之佑」的頌讚，是敬禮君，剛才「出籠」的

「新鮮熱辣」之作。

（青年把一張號外接過來，報童走了，邊走邊說：）

號外！號外！

（他們五個人圍觀了一會兒。）

愛德：我們就此一齊朗誦，當作致敬「聖母進教之佑」吧！

六人一齊：進教之佑，

勝利之后，

天朝神聖永欽崇，

一同稽首；

人間信徒呼籲，

信德長保守；

可是地獄惡魔碰見了，

眉兒鵲。

★

★

★

進教之佑，
名銜美秀，
誰願真心在乎求，
身靈獲救；
任是風濤兇險，
和濁浪悠悠；
呵，這名號好比是一艘——
大方舟。

★

★

★

進教之佑，
無敵之后，

戰績彪炳永凱旋，
鎮壓三仇；
那怕魔王惡毒，
怎麼樣施誘，
只要我們肯誠心默禱，
樂無憂。

——
完
——

不約而同

(獨幕對話)

鄧青慈

(亞，歐，非，美，澳五洲的五種人各自穿着各洲的特色服裝，從五方同時匆匆跑入，互相打招呼：)

亞：呵！你好，歐羅巴洲！

歐：呵！你好，亞細亞洲！

非：呵！你好，亞美利加洲！

美：呵！你好，亞非利加洲！

澳：呵！呵！呵！你們好！

亞：呵！你好！澳大利亞洲！(問安的話，差不多是同時說出的。)

美：喂，「聖母進教之佑」的大瞻禮已經到了，你們知道嗎？

亞：喂，「聖母進教之佑」的大瞻禮已經到了，你們知道嗎？

歐：一定啦！在這一個月裡，我天天都在渴望和準備着這個瞻禮。
非：我爲了恐怕忘記這個瞻禮，在這一個月來，每過一天，就在手臂上塗上
一點大墨。

美：什麼？塗墨在手臂上？爲什麼呢？

澳：真是非洲呵！無怪乎非洲人這麼黑的呢！一定是周身塗墨吧！

亞：可憐！還沒有開化的人的頭腦真個是簡單極了！

非：你們不必譏笑我！爲免致忘記聖母瞻禮，各人都有各自的好方法的。

歐：你的方法有什麼用呢？

非：怎麼沒有用呢？

歐：當你洗身洗手的時候，不是很容易把那些記號洗掉了嗎？

非：你真個是有所不知！我這一隻手臂爲拿來記得聖母的瞻禮，早已決定在
這一個月裡完全不洗的。

美：哈！哈！真個是非洲人還沒有開化！

澳：天天去看日曆就好了；天天要塗墨，豈不是自己討麻煩？

非：可是我是不認得字的，怎麼辦呢？

亞：好，我們閒話少提，且來談談聖母的瞻禮的正經事吧！

美：聖母的瞻禮有什麼好說，不如讓我說說亞美利加的故事……

非：什麼？聖母瞻禮沒有什麼好說！……

歐：我們每一次慶祝聖母的瞻禮，都要討論一些關於聖母的問題，真個是：……

美：每次都討論，什麼問題都討論精光了！還有什麼……

亞：精光！要討論的問題還多着呢；何止恆何沙數。

非：海水是量不完的，星辰是數不清的；關於聖母的問題是說不盡的。

美：既然是還有，那麼就請你們趕快提出來討論討論吧！

亞：我首先要提出的一個問題，就是：『聖母瑪利亞到底是那一種的人呢？』

黃、白、黑、棕，聖母是屬於那一種的人呢？

美：聖母是屬於亞美利加洲紅種的人！

歐：豈有此理！當心！不要亂吠呀！

澳：你以為聖母是野人嗎？

非：因為聖母不是野人，所以一定不是紅種人。照我看來，聖母是我們亞非利加洲的黑種人……

亞：聖母是煤炭色的黑種人嗎？你這奇怪的思想，是怎樣得來的？

非：這是「有書為証」的，你們大家都讀過聖經了，聖經稱聖母是一位黑而

而美麗的女人『*Nigra sum, sed formosa.*』那麼，你們瞧，聖母還不是

亞非利加洲的黑種人嗎？

歐：這是百分之一百的胡說，狂吠！非洲的黑種人現在也還是沒有開化，聖母一定不是生番蠻子！

澳：而且，你以為非洲種美麗嗎？哈！哈！你當真不怕醜死人；兩隻眼睛好像銅鑼一般大，口唇又厚又寬，好像兩塊肥豬肉，頭髮如同火燒過的崑崙山頂……

亞：口子開得好像城門一般闊，手掌一面白，一面黑，好像鬼一樣……

美：人人都叫他們做「黑炭」或者「朱古力」(Chocolate)。

歐：不要說是人，就是鬼子看見了，也要嚇得跳幾跳。

澳：鬼子也害怕的東西，你以為是美麗嗎？

美：說聖母是非洲的黑種人，這簡直就是侮辱聖母。

非：那麼，你們說聖母究竟是那一種人呢？是黃種或是白種人呢？若果是黃

種或白種的話，那麼就不能與聖經符合了。Nigra sum, sed formosa 這幾句拉丁話，就是一個鉄般的證據，証明聖母是一位黑而美麗的女子，你們須知道，聖經是不能錯的，所以我並不是胡說，而且是證據確鑿，是按着哲學中的一「邏輯學」而說的。

澳：真了得，十足就是一位哲學博士。

歐：何必滔滔不絕的說道講理！搬些「哲學」「邏輯」難懂的東西來辯証呢

！？我們並沒有說聖母是白種或黃種人。

非：那麼，照你看來，聖母是那一洲，那一種的人呢？

歐：照真理來說，聖母是亞洲的黑種人。

亞：豈有此理，胡說！你說我們亞洲人是黑鬼子嗎？！

美：呀，對了！對了！

亞：對什麼？這正是大大的不對！我們亞洲人並不是黑鬼子呀！難道你沒有研究過「人種學」嗎？

美：你以為亞洲單單有黃種人嗎？印度人，馬來亞人，小亞細亞的人，可不是也住在亞洲嗎？他們不是黑色的嗎？

澳：你們不要着急！我們從歷史考證，知道聖母是猶太人，猶太人是棕黑色的，猶太國是在亞洲的西部。

歐：那麼，你（指亞）看！聖母是不是亞洲的黑種人？！

亞：是，是，你說的不錯！聖母是亞洲人，亞洲人個個都是美麗的——亞洲人萬歲!!!

非：（自語）是的，美麗過我們非洲的黑猴子！

美：聖母是那一洲，那一種人的問題，已經解決了。還有其他的問題嗎？倘若沒有了，就讓我來說亞美利加洲的奇怪故事吧！

澳： 一定有啦！

美： 有，就快點提出來吧！

非： 現在問題應該由我提出。

亞： 很好，你說吧！

歐： 快點兒說吧！

美： 要不然，我就要走了！

非： （作追想狀） 唉，不好了，我完全忘記了！

澳： 豈有此理，他要戲弄我們？好，我們走吧！

非： 我並不是立心戲弄你們，不過是「非洲頭腦」太簡單，很容易忘記事情。

美： 好，我們走了！ （大家作走狀）

非： 喂，喂，不要走，「非洲頭腦」想起來了。

亞： 那麼，說吧！

非： 聖母最愛那一種人呢？

歐： 聖母最愛白種人！

美： 怎麼說？爲什麼？

歐： 原因很多，現在我只說一兩個。

澳： 請說吧！

歐：

第一個原因：因為聖母是最純潔無瑕的，是無染原本諸罪的。換句話說，聖母的靈魂最潔白的；潔白的靈魂愛白色的人種，這是同類相愛呀！

亞：

不，牛頭不對馬面！聖母根本不是白種人。倘若這個理由不充份，還有一個更強的理由。

歐：

還有什麼更強的理由？

美：

就是你們在歷史上，報章雜誌上，常常所看見：「聖母發顯給這一個，那一個」。這些看見發顯的人，差不多全部都是白種人。例如在露德，花地瑪，墨西哥，和最近在羅馬大顯現，都是給白種人看見的，那麼你們可以自己判斷，聖母是不是最愛白種人了。

歐：

他說的似乎很有道理，但不知道為什麼最愛我們呢？

非美澳：

不知道為什麼？哈！哈！就是因為你們還沒有開化哩！

亞：

不，這並不是一個絕對的理由，聖母多次給白種人發顯只是因為聖母好心可憐他們，眼見他們惡貫滿盈，招惹了天主的義怒，却不忍眼巴巴讓他們就此滅亡，所以就發顯出來，叫他們認罪補贖，痛改前非，好避免天主的義怒。所以聖母屢次給他們發顯，無非是可憐他們，並不是最愛

他們。

歐：那麼，莫不是聖母最愛黃種人嗎？

亞：這也不能說，聖母所愛的，並不是人們皮膚上的色素，而是人們的心靈。所以誰的心靈最純潔，聖母就最愛他。

非美澳：對呀！亞細亞洲說得最有道理。

亞：所以我們若果願意聖母最愛我們，我們就應該保存心靈的純潔。純潔的聖母，必定最愛我們純潔的靈魂。

非：是的，我們要努力保存心靈的純潔。

美：是的，自己不夠力量，要想求「聖母進教之佑」協助。

澳：對！對！明天就是「聖母進教之佑」大瞻禮，我們就一同到「聖母進教之佑」台前去向她祈求吧！

亞美非：好，我們去吧！

亞：進教之佑，
非：爲我等祈！
美：（邊說邊走）
澳：

——
完
——

編者的話

通常在一個慶祝會中，尤其是在有兒童或是青年參加的慶祝會中，倘若在秩序表上加上了「兒童對話」一項節目，那麼，這個慶祝會必定來得更高興，更生色。

是的，兒童們有的是珍貴的活潑天真；慶祝會上有了他們一加點綴，就好像蔚藍如洗的天空嵌上了幾顆明星。所以據大多數人的意見，認為「兒童對話」無論在甚麼慶祝會中，都佔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自然，「兒童對話」，必須由兒童表演。但關於「兒童對話」這一類的資料，據編者拙見，在我國過去，似乎還沒有甚麼專書。所以致使主持各種慶祝會的負責人，雖然明知道「兒童對話」的可貴，但苦於難以找到適宜的資料，或因時間迫促，無暇編寫，於是不得不放棄這個寶貴的節目，付之闕如，殊堪可惜。

編者對於這種不得已之苦衷可以說是備嘗滋味。所以早已有志著手整理一些關於各種慶典的「兒童對話」。其後，在幾年來我偷閒寫了幾篇，給小朋友

們搬上慶祝會去試試看；這自然是「聊以自娛」，並沒有存心「介紹」和「推廣」。可是，這些「對話」一經試用，便給許多朋友釘住了，他們硬要向我「借光！借光！」，這真使我慚愧。再後，「借光」的人可謂愈弄愈兇，借稿的來信，頗使我難以對付。雖則如此，我却頗感快慰——這並不是做帶自珍足以自豪，而是感覺到頗有人注意到「兒童對話」這一類珍貴的情趣了。這是好現象呀！

現在編者和幾位同志拉雜地整理好的這一疊散亂的稿子，全是關於「進教之佑聖母」的對話，好獻給敬禮聖母的讀者們，此外並沒有其他意見和野心；如果有人硬要向我们苦苦追問的話，我們只好被迫而招認出以下的一個口供：

『希望借這本小冊子來做一個引端，引起高明之士們的高見，多惠賜一些關於「尊敬進教之佑聖母」的「兒童對話」，及其他關於一切慶祝會上應用的「兒童對話」用以增光篇幅，造福於教育兒童。』

這就是我們之所謂「拋磚引玉」。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四月一日。

種四第 • 輯二第

錄 話 對

DIALOGI IN OCCASIONEM
FESTI MARIAE
"AUXILIUM CHRISTIANORUM"

版出日一月四年九四九一

印翻准不 • 有所權版

著 者：鄧 青 慈 等
出 版 者：白德美紀念社出版
印 刷 者：澳門慈幼印書館
發 行 者：慈 幼 印 書 館

訂閱及總辦事處：
澳門：高樓下巷三號

角 八 售 實 本 每

若之社：者對校書本

T10 - 1/0052

8239.

Cum approbatione ecclesiastica.

24
260028
2,

青年戲劇叢書

10



版出館書印幼慈門澳